

林中 水滴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Лесная капель

林中 水滴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中水滴 / (俄罗斯) 普里什文著 ; 石国雄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301-28039-3

I. ①林… II. ①普… ②石…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4547号

- | | |
|-------|--|
| 书 名 | 林中水滴
Linzhong Shuidi |
| 著作责任者 |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
| 责任编辑 | 朱丽娜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039-3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ln0120@163.com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4382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80毫米×1230毫米 A5 8.125印张 180千字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愿你感受到大自然的野性和呼吸

许智宏

人类自进入农耕社会至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跟过去有了极大的不同，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气候变化，都对人类和大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就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人口和粮食安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每年都会引发全世界范围内的会议讨论。大家更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其负面的影响；人类的活动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急剧减少等等。其实，伟人恩格斯早就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自己是学习植物学的，在我所在的学科领域，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对特定基因的剪辑和编写，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大自然已被人类部分地征服。未来人类有可能利用基因和合成生物学技术创造出全新的物种，但依然改变不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出于专业原因，很多时候我会从科学的角度对自然和生命进行探索和审视。但同时我也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也需要从人文和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今后的人类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人类无休止的欲望，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世界和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还是自然的一分子？当然也可以进而思考：人类是自己的主人还是欲望和野心的附庸？

燕园的清晨，有着和墙外截然不同的宁静。当你漫步在校园，仰首皆绿树，听着潺潺流水声，阳光自自然然地洒落，在水面上绿叶间明灭，晨光辉映。在这样的环境中，心会变得柔软而丰盈。或许这时，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上面提出的种种问题。我本人由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每年有机会到我国一些已加入世界保护区网络的自然保护区参加考察或评估，实地了解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状况、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深入当地居民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实地得到的资料，对于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关问题非常有用。而对于一时还没有机会到那更大更深的自然中去、飞去那原始的丛林或者无垠的天际而向往大自然的朋友，在人称“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的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美妙的文字中即可找到那精巧而变幻无穷的世界。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被誉为“伟大的牧神”“完整的大艺术家”“俄罗斯语言百草”。他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商人、地主家庭，童年时代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农艺，随后弃农从文，专事写作。普里什文一生都在旅行，对大自然一往情深，并具备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善于将对人、对自然、对万物的爱与善化为诗意，并结合哲理写成有机统一的散文。他提出一些超前环保理念的著作，比公认的现代生态文学经典《寂静的春天》早了10年。

普里什文似乎是个多面手：有时像一个探险家，背起行囊就敢只身闯入那最纵深的丛林和最广阔的大海；有时又像一个摄影家，拿起挂在脖子上的相机记录罕见的珍禽或是划过天际的飞虹；有时像一个民俗学家，悉心观察着少数民族的原始风貌和偏远部落的风土人情；当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文学家，虽然路途

颠簸墨水洒了一半，依然记得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纸端。

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普里什文作品选，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探索大自然中所显现的勇敢和冒险精神、极其仔细的观察态度和认真的记录习惯，见到在《大自然的日历》《飞鸟不惊的地方》《林中水滴》《有阳光的夜晚》《亚当与夏娃》这些书里所展现的奇妙世界。在作者的笔下，静谧的丛林和精灵般的小动物，汹涌的大海和巨怪般的大海兽，群星闪烁的夜空和漫无边际的原野，灵巧的飞鸟和咸腥的海风，奔涌的瀑布和沉静的圆月，淳朴可爱、不谙世事的边远部落和谨慎小心、保持距离的文明族群，甚至还有作者在中国边民居住地驯养梅花鹿和种植人参的故事，等等。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完全陌生的世界，在那里人与自然是零距离的。你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每一丝呼吸，自然也可以看到你的每一个毛孔。如作者在《大自然的日历》中所写：“只要是我见到的各种小事，我都记录下来。今天这是小事，到了明天将它与其他新的小事作对比，就会得到地球运动的写照。”他用出众的文笔，展现大自然的种种细节和自己的联想：“昨天蚂蚁窝的生活热气腾腾，今天蚂蚁就潜藏到自己王国的深处，我们就在林中蚂蚁堆上休息，犹如坐在美国式的安乐椅里。昨天夜里我们坐着雪橇沿湖边行驶，听到了从未结冰的一边传来的天鹅间的絮语。在严寒空荒的寂静中，我们觉得天鹅仿佛是某种理性的动物，它们似乎在开某种非常严肃的会议。今天天鹅飞走了，我们猜到了它们开会的内容——议论飞离的事。我们转动着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漫游，我记下了随之产生的成千上万件动人的细节：结满冰针的黑乎乎的湖水拍击结了冰的湖岸发出的声音；晴天浮动的冰块闪闪发亮；年轻的海鸥上了当，把小冰块当做鱼捉；有一天夜里万籁俱寂，湖水发出的喧哗也完全停止了，只有在死一般沉寂的平

原上空电话线发出嗡嗡声，而昨天在那里却沸腾着复杂的生活。”
童话般的神奇，令人向往！

当然，我们在普里什文笔下看到的也并不是完全和谐无忧的自然，自然看到的人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物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而残缺的自然，里面住着小小的一群人类：这里有弱肉强食，这里有自然灾害，这里也有不幸人祸。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真实和完整，让我们可以对照百余年前的人与自然，反思当下的人与自然。

这样小小的五本书也许并不足以让我们看透整个人类与自然。但至少，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一个未曾经历甚至或许已经不复存在的远方，兴许还能像他那样停下脚步，与自然互相感受对方最细微的呼吸：

也许，包围着我的整个大自然——是个梦？……
它无处不在：在林中、在河里、在田间，在群星中，
在朝霞和晚霞里，所有这一切——只是某个人睡觉时所梦。
在这个梦里，我似乎总是一个人出门上路。但这个巨大的存在在睡眠时所梦的，并非坟墓的那种冰冷的梦，她像我的母亲那样睡眠。她睡着，并听着我的动静。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走进自然、贴近自然，去倾听自然的呼唤，培养热爱自然的真正感情，尊重自然、应顺自然、保护自然！

写于燕园

2017年5月25日

目 录

林中水滴

泛喜草	3
林中点滴	51
水	60
林中客	65
人的足迹	127
啄木鸟的工场	139

当代故事

一 雅歌	161
二 佩列斯拉夫尔的陡岸	166
三 冰块上	169
四 人口调查	170
五 我们的房子	174
六 拥挤，但不抱怨	175
七 骑墙态度	177
八 真理的钥匙	181
九 在蓬松的枕头上	184
十 春风	185
十一 在养蜂场	186
十二 不幸临头就开门	188
十三 甲虫和燕子	191
十四 杂草	194
十五 大路	197
十六 炉子里的士兵	199
十七 火蛇	203
十八 绿叶	207
十九 榕树	208
二十 曲折难行的小径	211
二十一 好消息	214
二十二 女主妇	217
二十三 彼得节	221
二十四 我的朋友	224
二十五 淡蓝的花	225
二十六 流浪者	227
二十七 黑鹤	230
二十八 篱笆旁	233
二十九 穿浅蓝衬衫的客人	236
三十 关于友谊	239
三十一 找不到终了	241
三十二 不戴帽子	242

林中水滴



泛喜草

(叙事诗)

荒 野

在荒野中只可能有自己的思绪，
人们之所以害怕荒野，
就因为害怕单独面对自己。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还没有忘得一干二净，只要自己还活着，我就不让它忘记。在那遥远的“契诃夫”时代，我们，两个农艺师，彼此几乎不认识的人，因牧草栽培的事去古老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县的原始森林。一路上我们看到整片田野上开满了含蜜的青青的泛喜草。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我们赏心悦目的莫斯科近郊的大自然中，这片遍地鲜花的明艳田野是一种奇妙的景象，仿佛从遥远的国度飞来了青鸟，在这里过夜并留下了这片青色的田野。我脑海里不由想到，在这片含蜜的青色花丛中现在有多少昆虫在啼鸣呀。但是因为干燥的大路上大车发出的辘辘声，一点也听不到这种虫鸣声。我被这片青色的土地迷住了，把牧草栽培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一个劲地只想听花丛中生命的奏鸣，便请求同伴勒住马。

我没法说我们停了多长时间，与青鸟在一起待了多久。我的心灵与蜜蜂一起飞舞了一会儿后，我对农艺师说，让他赶马前行。只是这时我才发现，这个肥胖的人有着未经风吹雨打的普通人的圆脸，他正在观察我并惊讶地打量我。

“为什么我们要停留？”他问。

“噢，”我回答，“我想听听蜜蜂的嗡鸣。”

农艺师赶马前进了。现在轮到我从侧面端详他并发现了某种东西。我再次看了他一下，又瞥了一眼。我明白了，这个极其务实的人也在深思着什么，大概因为我而领会到泛喜草开的花具有的神奇力量。

他的沉默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问他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只要不沉默不语就行，但是他对我的问题毫不理会，似乎是我对大自然的某种非务实态度，也许就只是我的年轻，几乎是年少，在他心中唤起了自己那个时代，那时每个人几乎都是诗人。

为了使这个有着大脑壳、肥胖红润的人彻底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向他提了个在那时是非常严肃和实际的问题。

“依我看，”我说，“没有合作社的支持，我们宣传牧草栽培只是空洞的废话。”

“您曾有过自己的泛喜草吗？”他问。

“什么意思？”我很惊讶。

“喏，就是有过她吗？”

我明白了并像男人应该的那样回答，当然有过，怎么会没有呢……

“常来吗？”他继续自己的盘问。

“是的，常来……”

“她到哪里去了？”

我感到痛苦，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稍稍摊开双手，意思是说，不在了，消失了，后来想了一下后，说到了泛喜草：

“仿佛青鸟过了夜，留下了自己的青色羽毛。”

他沉默了一会儿，专注地凝视着我，按他的理解得出结论：

“噢，这就是说，她再也不会来了。”

我觉得，他仿佛在使劲，使劲，终于在我的坟墓上盖上了石板：在此之前我还等着，而这时仿佛永远结束了，她也永远不会来了。

他自己却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于是，对于我来说，他那大脑壳，他那狡猾的、覆盖着一层脂肪的小眼睛，他那多肉的下巴都消失了。我开始可怜这个人，可怜这个爆发出生命力的人。我想对他说些好话，就把缰绳拿到自己手里，把车驾到水边，弄湿了手绢，让他冷静下来。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擦干了眼泪，又把缰绳拿过去，我们像原先那样赶车而行。

过了些时候，我决定要说出有关牧草栽培的想法：没有合作社的支持，我们永远也无法说服农民进行三叶草轮作制。当时我觉得这是很独立的想法。

“睡过吗？”他毫不理会我说的正事，问道。

“当然睡过，”我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回答。

他又沉思起来——真是个折磨人的人——又问：

“怎么，仅仅一夜？”

我很厌烦，微微有点生气。我克制着自己，用普希金的话

回答他提的一夜还是两夜的问题：

“一夜也罢，两夜也罢，那就是整个生命。”

青色的羽毛

在有些向阳的白桦树上出现了金色的、奇妙的、非手工制作的柔荑花序。在另一些树上刚刚露出花蕾，还有些树上则绽放着令世上一切都惊倒的似小鸟般的绿色鲜花，它们生长在那些树的细枝条上，瞧，这里有，那里也有……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人来说不只是点点花蕾，也是短暂瞬间。我们放过它们，它们就一去不复返了。许许多多人中只有一个站在前面的幸运者，他敢于伸出手并抓住它。

黄粉蝶，黄色的蝴蝶，停在一枝越橘上，翅膀叠成一片叶片一样。太阳没有烤暖它之前，它是不会飞走的，也不能飞，甚至根本不想逃离我伸向它的手指。

有着一圈细细白边纹的黑蝴蝶，松毒蛾，在寒露中冻昏了，它没有等到晨光降临，不知为什么像铁片一样掉了下来。

谁见过阳光下水洼中的冰是怎么消逝的吗？昨天这里还是一条水流丰裕的小溪：根据遗留在水洼上的垃圾可以看出这一点。夜里很温暖，但是一夜之间它几乎带走了所有的水，使它与大的水流汇合起来。严寒在临近清晨时抓住了它最后一点残水并用它们在水洼边上结起了冰。太阳很快就撕裂了所有这些边冰，每一块小冰就各自消失了。金色的水滴掉到了地上。谁见过这些水滴吗？把这些水滴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过吗？想过吗，若不是严寒侵袭，也许它也能到达如汪洋一般的人类创

作的大千世界？

昨天，稠李开花了。全城的人都从树林里给自己摘取了有白花的树枝。我知道树林里有一棵树：多少年了它为自己的生命拼搏着，努力往高处长，躲开折花人的手。它成功了——现在稠李像棕榈树一样，树干是光秃的，没有一根枝条，因此人无法爬上去，而在树冠上则鲜花怒放。另一棵稠李却未能做到，孱弱衰败，现在只留着些粗枝。

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怀念另一个人直到生命终结，而生活却不凑巧，没有这样的机会使他们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关系。在缺少这种基本的东西的情况下，无论做什么事——天文或化学，绘画或音乐，都无法得到满足，于是世界就明显地分为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常常有这种情况：由于没有人情，有人就把整个内心生活全都放到一条狗身上，于是这条生命比起物理上最伟大的发明也有意义得多，即使这发明向人许诺未来有不花钱的粮食。把人的全部感情倾注在一条狗身上，这是否是过错？是的，是过错。我青春时代有过青鸟——我的泛喜草，至今在我心中可还保留着她留下来的青色羽毛！

乌云笼罩下的河流

夜间心里有一个不太明晰的念头，我便走到室外，从河流中理清了自己的思绪。

昨天这条河流在晴空下与星星、与整个世界交相呼应。今天天空被乌云遮蔽了，河流躺在乌云下，就像躺在被子下一样，不再与世界相呼应——不再呼应了！就在这时，通过河流我理

清了有关自己的思绪。如果我不能与整个世界呼应，那么像河流一样，我也没有过错，因为我苦苦思念失去的泛喜草像被蒙上了来自这世界的层层黑色笼罩物。我也这样看待这条河流。在乌云下它无法与一切交相呼应，但它依然是条河流，在黑暗中闪亮着，奔流着。而在乌云笼罩的黑暗中，鱼儿感觉到大自然的温暖，在水中游动，拍溅起水花，比有星星闪烁和寒意料峭的昨天更加有力、更加声响。

离 别

多么美妙的早晨：露珠，蘑菇，鸟儿……但这已经是秋天了。白桦树正在变黄，摇曳的白杨絮语着：“诗意正失去支柱：露珠将干竭，鸟儿将飞逝，鼓实的蘑菇将衰落化为尘土……正在失去支柱……”因此我也应该接受这种离别，与树叶一起飘往什么地方。

求偶飞行

在这种求偶飞行的日子里一切都非常美好，但是丘鹇没有飞来。我沉浸于自己的回忆：现在是丘鹇没有飞来，而在遥远的过去——她没有来。她爱我，但是她觉得这不足以完全回报我强烈的感情，因此她没有来。

现在也是这样美妙的夜晚，鸟儿在欢唱，一切依然，但是丘鹇没有飞来。两股水流在小溪里交汇，可以听到溅起水花的声音，随即又寂静无声了，流水依然顺着春天的草地缓缓流淌。

后来我反复想过，因为她没有来倒成全了我生活的幸福，